【文化杂谈】

步云桥上两行人

□孙葆元

济南芙蓉街里曾经有一条溪水,叫梯云溪。溪水上设桥叫步云桥,此桥还有一个名字叫青云桥,隐在街巷深处,意味着“平步青云”。一桥横跨梯云溪,此岸处众生凡尘,彼岸是官身仕途。从桥上通过就是贡院,贡院是进行乡试的场所,不是每个地方都能设贡院的,只有布政使司所在地才有权利接纳各路考生。清时,两京之外,济南是山东布政使司所在地,芙蓉街的贡院就设在它的东侧。每逢子、卯、午、酉年份秋八月,三年一度的乡试在这里举行,各路士子云集芙蓉街,那是读书人的节日,又叫秋闱。数百年来,步云桥上走过万千士子,登科入仕。时代烟云过眼,他们也随着烟云聚散,只有两个从这座桥上走过的人把足迹永远地留在桥上,一个是蒲松龄,一个是大收藏家陈介祺。

1672年秋,清康熙十一年,三十三岁的蒲松龄从这座桥上走进贡院试场,一连三场考试下来,没有什么感觉。发榜那一天,他把榜示看了几遍,没找到自己的名字,甚是丧气,也有些不服气。对于这次考试,他做了充分准备。两年前,他的朋友孙蕙赴江南宝应县当知县,聘请他做幕僚。孙蕙看到了他的才干,动员他出仕。怀着这样的理想,蒲松龄登上这座桥,行囊里揣着孙蕙的举荐信。他并没有把那封信拿出来,取士是公平竞争,标准在试卷而不在“举荐”。尽管他有治理社会的实践经验,尽管能把试卷答得天花乱坠,但对社会治理有无对策,在这座桥上是分不出来的。他失望至极,走下桥就给孙蕙写了一首诗:“君疲马牛身犹病,我困遭逢数亦悭。三年行藏真落水,十年义气已阑珊。不堪蟋蟀愁中听,但把茱萸醉后看。千里踟蹰何所寄?惟凭尺一劝加餐。”

转眼十五年过去,蒲松龄四十八岁那一年是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八年前,他已经完成《聊斋志异》的著述,如今突然动了参加乡试的念头,第二次踏上这座桥。他踌躇满志,积八年之反思、之豪气,誓欲金榜题名。事与愿违,大概他那个文学的脑子与枯燥的策论应试无法对接,又铩羽而归。只有打击是现实的,不知当年他是怎样惶惑地离开那座步云桥的。有人说考场黑暗,说这话时却没有看到考场在历史上造就了多少优秀的治理人才。蒲松龄的失落是一个人与一个文化制度的不对接。他的辉煌不在这座桥上,而在聊斋的陋室里。在《聊斋志异》序言里,他说:“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他继承着屈原的文学传统,开辟了辞赋之外的文学世界。他又说:“落落秋萤之火,魑魅争光;逐逐野马之尘,魍魉见笑。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篇。”道出了他命笔的路数,既像干宝著《搜神记》那样写鬼魅的世界,又像谪居黄州的苏东坡那样喜爱听鬼的故事,他开创了另一个看世界的窗口。其实鬼世界是人世界的翻版,一面是白昼里看人,堂堂君子;一面是黑夜里看人,魍魉魑魅。黑夜里的人迹便是鬼迹,岂不是蒲松龄的深刻之处?

蒲松龄壮心不泯,于五十一岁那年,康熙二十九年,第三次踏上这座桥。他什么都看透了,惟此科考没有看透.这一次他做了充分准备,从魍魉世界里挣扎出来,重备笔墨,誓开新篇。第一场的题目是“子贡曰,譬之宫墙”,是“故君子先慎乎德”一节,他应试自如。待第二场,他因病体力难支,退出考场,又一次抱恨而归。芙蓉街里留下他一生的叹息。

时隔144年,走上步云桥的是潍县举子陈介祺。1834年,道光十四年,陈介祺二十三岁,奉父命到济南参加乡试。他的父亲陈官俊先后任兵部、工部、吏部尚书,担任上书房总师傅。陈官俊家资钜万,仍给儿子指出求仕之路。求仕是独立之路,书本为杖,明烛照路,要一步步走上去。那年陈介祺的答卷完成得很出色,以至考官以为这份卷子是耆宿所为,甫一见面,才知是一位年轻后生,不禁赞叹“此其人不易得也”!

除了读书,陈介祺还是一位收藏家,等待榜示的日子里,他遍游济南古玩市场,在芙蓉街一个小摊子上见到一只觚,觚身刻着“天子班觚”四个字,他一下子认定这是周朝旧物。觚是周朝酒器,这只觚是周天子的圣器,它的出生地应该在镐京或洛邑,是不允许出京的器物,流落到济南本身就是一段历史的演变。《左传》说:“昔天子班贡,轻重班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文中的“班”即“颁”意,是说曾经礼乐制度由周天子颁布,以觚为证。曾几何时诸侯割据,不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那么,这只觚出现在齐鲁大地,足以证明那个礼崩乐坏的历史局面。孔夫子曾为那个时代捶胸顿足,发誓要“克己复礼”。可是这只觚告诉世人,那个“礼”一去不复返了。陈介祺没有犹豫,立刻把它买下。那一年,年轻的陈介祺在步云桥上收获颇丰,既收获了金榜题名,又收获了周朝圣器,何等春风得意!回去后,陈介祺写下如下记录:“天子班觚,天字上盖而有蚀,七字,觚文之多而佳者。道光乙未得之历市。”历,即济南。

十一年后,陈介祺三十四岁,遵父命,乘着四月的春风进京参加殿试,从步云桥走上了金水桥,考取二甲第三名,成为进士。几天后,又由进士朝考,获“一等第十名”,后供职翰林院庶吉士。

然而,陈介祺毕生致力于收藏和考据,著名的毛公鼎就是他从西安古董商人苏忆年手中买到的,花了千两纹银,几乎是他三年的俸禄。他用十余年工夫考据出鼎上的四百九十六个文字,对周朝的研究做出重大贡献。除了青铜器,他还收藏古印,历代印玺有九千余枚。他在潍坊城内增福堂街建起一座“万印楼”,就是为了存放这些印章。在收藏生涯中他首次遇见封泥,这是一些不规则的泥块,上钤官印,谁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用途何在。经陈介祺考证,这是先秦时代加封官方文书的保密措施,封泥完好说明这封文书没有被拆过;若封泥破裂,则文书一定被拆开过。封泥研究涉及一个时代的保密、传递、邮驿甚至人事等一系列法规,是远古重要的通讯管理智慧。

陈介祺是遵从父命从步云桥上平步青云的人,但他只在朝廷做了几年官就辞官回归故里。晚年他给儿孙立下两诫:一不许做官,二不许经商,老老实实做人。彻底切断了儿孙登上步云桥之路。他看出了官场的什么?作为一个曾经官场历练的人,他缄默不语,不因出言致祸。又是十几年过去,朝廷废除科考,兴办学校,步云桥从仕途上彻底拆掉了,不知是不是因为蒲松龄曾经谴责的黑暗。

(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辞赋》社会员)

【行走笔记】

大地上的漫游者

□安宁

在乌鲁木齐,我没有去找寻纪晓岚曾经生活的故居,似乎二百多年前的他在这个城市的哪个角落度过了影响此后一生的两年时光,并不重要。我只想做一个大地上的漫游者,在他用一百六十首诗歌热烈赞美过的西域之城四处走走,仿佛如此,我便可以聆听到被炫目的霓虹和冰冷的水泥遮蔽的历史的声响。

这是7月,太阳正不遗余力地将所有光芒洒落在北纬43°40′37”、东经87°19′52”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点上,这里是距离海洋最远的城市乌鲁木齐。从呼和浩特乘坐飞机,一路经过连绵起伏的阴山山脉、生机勃勃的河套平原、浩荡奔流的黄河、苍凉冷寂的巴丹吉林沙漠,继续向西,历经三个小时,便会看到闪烁着圣洁之光的天山。这一点莹澈的光,在古老的星球上存在了三百万年,从东向西,绵延两千五百公里,犹如深邃的星光,照亮神秘的西域。

纪晓岚没有如此便捷的交通工具,历经整整一个严冬的长途跋涉,他才从京城行至时人眼中的荒凉苦寒之地。纪晓岚因被贬而黯淡的一颗心,很快被天山上终年闪耀的积雪照亮,也被这片物产富饶、植满故事的地域深深吸引。就在这里,他认识了扎根沙漠的红柳、可以酿酒秣马的青稞,发现沙滩中“一丛数百茎,茎长数尺”的芨芨草原来是史书中的息鸡草。他还在戈壁滩上与巨蜥相遇,在高山积雪中见到圣洁的雪莲,被“冬积冰,夏储水”的“天生墩”震撼,流连于喀什噶尔山洞里绝美的汉代壁画。

“凉争冰雪甜争蜜”“嚼来真似水晶寒”的甜美瓜果,“登盘春菜脆玻璃”的菜蔬,更是抚慰了纪晓岚贪吃的肠胃。在离开乌鲁木齐许多年后,无肉不欢的他,还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津津有味地记载了让他垂涎欲滴的美食:“骡肉肥脆可食,马则未见食之者。又有野羊,食之与常羊无异。”“山珍入馔只寻常,处处深林是猎场。”只要有肉可吃、有书可读,人生就没有什么值得烦恼。即便是风雪交加的寒冬,这天山脚下的域外之城,依然是“朝朝煤户到城来”。寒冷的冬夜,炉膛中燃烧的炭火,温暖了客居西域的纪晓岚,让他在不知何时可以转向的人生逆旅中,由衷地发出赞叹:“北山更比西山好,须辨寒炉一夜灰。”

这是盛夏,门口卖馕的小伙子正将一个个酥香可口的滚烫的馕从馕坑里取出来,麻利地打包,交给络绎不绝的顾客。附近的玉石商铺里,游客在精心挑选着温润的玉石。大巴扎市场中热闹喧哗,即便到了凌晨,依然人头攒动。霓虹闪烁的大道上,行人车马川流不息。我站在交错纵横的高架桥下,仰头注视着夜空中一颗遥远的星星,它正努力穿过漆黑的夜幕,让微弱的星光照亮人间。身后的快餐店,服务生站在门口,迎来送往,高声招呼着客人。形形色色的人向我走来,又从我身边消失。在这样的城市尚未陷入睡梦的凌晨,我有些恍惚,仿佛穿越时空的隧道,回到纪晓岚笔下瓜果煤盐应有尽有、黄羊野鱼肥硕鲜美的西域之城。

就在这里,纪晓岚记下黄沙大漠、沃野田畴,也记下奇花异草、飞禽走兽。酷暑严寒未曾将他击倒,他笑着起身,掸落灰尘,继续人生奇异之旅。他以孩子般天真赤诚之心,记下“小人国”里的红柳娃、茹毛饮血的野人、关帝庙前的神马、深山大泽中的奇异树妖、把犯人瞬间卷到异地的龙卷风、陪伴其千里跋涉返京的义犬、途中死去却千里托梦探儿的母亲,还以怜香惜玉之心,记下那些流落西域、命运多舛的柔弱女子。

“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夜深灯火人归后,几处琵琶月下闻”,这是诗人们笔下的域外之城,残酷威严,又寂静清幽。此刻,被天山雪水浸润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古城里,死亡与新生,离去与抵达,犹如日月交替,在大地上轮回上演。干旱中死去的大树脚下,稚嫩的幼苗正将细小的根须牢牢扎入大地。去繁华之地寻找路途的年轻人,正与奔赴这座神秘之都的热血青年擦肩而过。人们在这里埋下爱恨,也在这里度过惊心动魄或微不足道的一生。

(本文作者为80后作家,山东泰安人,现为内蒙古作家协会副主席,任教于内蒙古大学)